



华夏全媒体
主管主办
华夏早报社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2521-0289

编委会

江 单 尹万塘 张华勇
黄 浩 李增勇 龚德贤
张邦毛 齐明利 许平
安 董哲

顾问 | 邓飞 方智平
李凌
社长兼总编辑 | 江 单
常务副总编辑 | 尹万
塘
执行社长 | 黄 浩
副社长 | 李增勇 龚德
贤
执行总编辑 | 张华勇
副总编辑 | 朱文强 张
存猛 王芳

采访中心
主任 | 董 哲
编辑中心
主任 | 罗 阳
评论新闻中心
主任 | 董 哲 (兼)

经济新闻中心
主任 | 龙 腾
区域新闻中心
主任 | 潘利求
文旅新闻中心
主任 | 许平安 (兼)
群众工作中心 (内参
部)
主任 | 张学江
国际新闻中心
主任 | 黄 浩 (兼)
融媒体中心
主任 | 罗明荣
新闻影像中心
主任 | 古 风
品牌战略中心
主任 | 罗 文
营商环境研究中心
主任 | 黄开堂
副刊编辑中心 / 《思想
者》编辑部
主任 | 唐吉民

驻境外记者
驻澳门记者 | 王 强
驻台北记者 | 黄昭蓉
驻东京记者 | 向建国
驻新加坡记者 | 毛周
驻新德里记者 | 黄朝
驻阿拉木图记者 | 周
璐
驻耶路撒冷记者 | 贺
友

驻加州记者 | 黄 浩
驻开罗记者 | 吴志刚
驻莫斯科记者 | 朱可
夫
驻奥斯陆记者 | 向建
军
驻伦敦记者 | 邓联辉
驻巴黎记者 | 卢伟平
驻巴西利亚记者 | 尹
志强
驻堪培拉记者 | 欧阳
子

多少鲜活的生命才能让私欲却步?

“摧毁一朵鲜花，只需一个人为的意外。”这句看似轻巧的话，用在今天却有万般凝重。7月23日下午，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学一体育馆发生坍塌事故。事故共造成11人死亡，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推进中。(7月24日央视新闻)

据新华社消息称，经现场初步调查，与体育馆毗邻的附属综合楼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违规将珍珠岩堆置体育馆屋顶。受降雨影响，珍珠岩浸水增重，导致屋顶荷载增大引发坍塌。

为了自己施工方便，竟然如此违规操作，完全置体育馆内正在挥汗训练的十多名孩子的生命于不顾。而工程施

工的承包者和监管部门对如此违规行为的坐视不管，也直接助推了惨祸的发生。

这种人为的灾难就这样残忍地夺走了十一条鲜活的生命，摧毁了十几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事件发生后，网上一片愤怒的声讨声，民众纷纷强烈要求严惩严办肇事者，严查背后涉及腐败的官员。在汹涌的口诛笔伐中，那些涉嫌“残害”十一条人命的刽子手、始作俑者，恐怕自戕也无以谢罪。

这种遭天谴的罪恶，在肆虐的私欲中从来没有停息过。在去年长沙望城塌楼事件中冤死的亡魂尚未安息，齐齐哈尔又发生了如此惨烈的人祸。我们天真的

以为，一桩惨祸来临后，他们会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刮骨疗伤的整改防范。但事实不然。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需要多少次血的教训，他们才能真正警醒？到底需要牺牲多少鲜活的生命，才能让他们无限膨胀的私欲却步？

愤恨之余，严查追责是必须的。在长沙望城“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中，涉事房主、工程检测公司法定代表人等14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等，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有62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其中4名公职人员因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职务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就此判断，齐齐哈

尔这起事故的直接肇事者和相关单位负责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被追究刑责，相关公职人员被一一追责问责，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了。不然，就不足以平民愤息天怒，更无法告慰逝去孩子们的在天之灵。

但事后追责问责仅仅是一方面，无论如何处理，已无法挽回逝者的生命。这次事件一定要从源头查起，认真查找和分析事故原因，深刻汲取血的教训，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防范于未然，坚决杜绝类似的惨祸再次发生。

施工方违规堆放建筑材料，造成体育馆馆顶不堪重负，或许仅仅是导致惨祸发生的导火索。体育馆的建设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符合建筑行业安全标准？

承建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有没有偷工减料，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是否存在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和验收作假的问题？这些都要彻查。

如果事发体育馆本来就是豆腐渣工程，那么这背后的贪腐问题就更应该一查到底，对涉事者和贪腐人员严惩重罚，决不姑息手软。

希望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信念，本着对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最大力度调查处理此次事件，做好遇难者和伤者家属的善后工作，尽快给在此次事故中逝去的遇难者和他们的家人，以及全国人民一个诚意的交代。

■首席评论员 董哲

莫让城管成为社会一大公害

近日，“城管拔瓜农广告旗”事件引发热议。7月19日，辽宁省新民市的刘先生因在自家瓜田内设立广告旗，被沈阳城管拔除。(7月21日华商报大风新闻)

呜呼哀哉！瓜农在自家地里插广告旗卖瓜合情合理，何罪之有？竟然惹得辽宁新民城管开着执法车，兴师动众来到田间地头拔旗，这样的行径无疑让瓜农悲愤，也让舆论哗然。

笔者看到那段城管在地里拔旗的视频，也瞬间破防。这群城管态度嚣张、蛮横，让人猛然联想到水浒传中“杨志卖刀”的场景，此城管和恶霸牛二倒多少有些相似之处。

笔者出身农村，深

知种瓜的辛苦，也知道夏日炎炎卖瓜的不易。数万斤香瓜滞销，如若遇到大雨，香瓜在高温的地里很快就会腐烂，瓜农半年的辛劳将毁于一旦，血本无归，想想就让人心中酸楚。这群城管不知道是否有来自农村的，或者有农村的亲友，但凡有点良知，也该体谅农民近年来的疾苦。

新民城管此举经网络曝光后，群情哗然，舆情四起，新民市行政执法局官方通报赶紧救场：连夜解决卖瓜难题，批评教育涉事队员。

这个通报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执法局的变脸之快让人瞠目结舌，实在让人难以信服是真心体谅民众疾苦，还是迫于舆论压力转移视线

的权宜之策。

当然，还是应该为新民市行政执法局的公关团队点赞，本来一件让人愤慨的欺农之事，硬生生让他们堂而皇之地变为助农之举。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教育，这种蜻蜓点水式的处理，何来震慑之力？

民生多艰。但凡香瓜销路好，瓜农又何必多此一举在自家田里插那么多旗子，让自己一分辛劳。同样，老百姓但凡有好的活路，又奈何要在街上摆摊，给某些城管创造耀武扬威的舞台。

很多地方城管的管理都以粗放、简单为主，对于小摊小贩而言，老百姓自食其力，本是减轻国家社会负担，也方

便市民生活的好事，无伤大雅之下可以规范摆摊的地点、时间，动辄粗暴甚至使用暴力去对待为了生计而摆摊的劳苦群众，于情于理都让人愤怒。

城管本该是城市秩序的保护者，但有些城管却成为了人人厌恶的“过街老鼠”。网上动辄爆出很多城管粗暴执法的视频，轻则扣车收货，重则对摊主动粗甚至按压头部、使用暴力，将人民群众视同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对待，城管用一己之力将自己的形象在民众心中慢慢黑化。

我们的群众绝大多数都是勤劳、善良的老百姓，不是为了碎银几两养家糊口，谁又乐于寒冬酷暑在外摆摊。换

个角度来看，若是没有这些小商小贩，哪里需要这么多“城管临时工”，城管不知道的是，他们欺辱的小贩正是给了自己这一份工资的衣食父母。

城管归根到底也是食民之禄，本应为民分忧。奈何成为民之公敌，一则是权力的傲慢，目无法纪、嚣张跋扈惯了，即便被曝光，最后也是不痛不痒地处理，不了了之；二则良知泯灭，毫无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思想，心无百姓，冷漠无情。

送他们一句话，不要因为披着一身制服，就颐指气使地对待老百姓，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欺辱人民。

■评论员 夏剑生

不颂圣不谄媚是诗人的底线

简中文学圈历来是很乱的，说有点肮脏也不为过。这个圈子和其他圈子一样，近亲繁殖、两性繁殖、敝帚自珍、高傲自大等，多如牛毛。

很多沧桑的男编辑，总想去撩开女作者的花裙子。只有那些写屎尿体的女人，凭借父亲的威名可能保存了贞洁。

简中区纸媒的副刊，已然成为编辑们的自留地，想要发稿，要

么是走后门，要么是肯出卖色相。我也曾经未能免俗，发过自己两篇人情稿。彼时的我，心中未免有点沾沾自喜，现在回看，却成了写作生涯中的耻辱，让我无地自容的耻辱。

什么是诗歌，我个人感觉，是对自己心情的诗意表达。可以表达开心，可以表达困恼，也可以表达反思。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作者都要写出有思想性的

作品，但很多作者却自觉地去靠近所谓的主流，去歌功颂德，去媚相百生。

虽然我不是那么喜欢风花雪月的诗歌，但和那些颂圣谄媚的诗歌相比，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是多么地清新脱俗。

将作品写成一个娘子，是对文学最大的亵渎。让我和很多作者感觉悲哀的是，总有那么多的作者很愿意，很自

觉去做一个娘子。

这些作者的笔下，总是煌煌盛世，总是千古圣人。那满目的疮痍，从来不会去低头望上一眼，就如那些苦难，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

诗人是应该有一个底线的，不求为社会发声，不求为苍生呼号，但不颂圣不谄媚应该成为诗人们坚守的底线。

如果我们眼中看到的只有鲜花，那荆棘就会偷偷刺破你我的脚

板。如果我们流着口水去等待贵人掉落的食物残渣，我们和那爬在地上的动物就当然无异。

诗人的底线，也是做人的底线。这种底线，是我们和动物的基本区别，也是我们和畜生的不同之处。

我不想做一个畜生，所以我不愿意颂圣不愿意谄媚。

至于别人，那就由他们去吧！

■江单